洪範政鑒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上

金行上

傳曰好戰攻
鄭康成曰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
輕百姓
成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謂之師出不正反戰不勝也
飾城郭
鄭康成曰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衛保塞城郭之象也
侵邊境
鄭康成曰畢主邊兵
則金不從革
鄭康成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式入火飛云式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漢書音義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鑄也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

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鄭康成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

厥咎僭

鄭康成曰君臣不治則僭差

厥罰常陽

鄭康成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夫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諂佚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昧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章則國赤地

厥極憂

鄭康成曰殺氣失故於人爲憂

時則有詩妖

鄭康成曰詩言志也

時則有介蟲之孽

鄭康成曰蝝螽蜩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屬金

時則有犬禍

鄭康成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

時則有口舌之痾

鄭康成曰言氣失病

時則有白眚白祥

惟木沴金

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仗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商頌長發之詩也）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周頌時邁之詩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顔師古曰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死生）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顔師古曰睢音呼季切）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

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顏師古曰涸讀與冱同冱凝也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雅蕩之詩也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各僭僭差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君炕陽而暴虐顏師古曰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

澤於下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詞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之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曰、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之孽

金不從革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錢錢銷皆飛上去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坐巫蠱事屈氂戮死（鐵飛屬金不從革）

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中銷鐵散如流星上去其夏帝舅王氏五人封侯王鳳秉政爲王商譖免官自殺又許后坐巫廢而趙后賊害皇子帝遂

亡嗣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留霸城，此金失性之異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此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王，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性而爲變

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戒都不悟、終敗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爲變也

晉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王母疑不祥、毀之、覃惠帝之子、立太子、卒爲司馬越所殺、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還家、多變怪、覽照不見其頭、此金失性爲妖也、尋爲敦所滅

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山陰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旦失所在，惟船存，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商仲文覽照不見其頭，尋亦誅，占與甘卓同

後趙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亦失性之罰

南齊明帝建武四年，帝出舊宮送綏安主降嬪，帝輦上金鳳皇翅無故自折落地，明年，帝

晏駕

陳後主祥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四散燒人家、時帝與隋雖結好、遣兵度江掩襲將士勞弊、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黷武、以害百姓、後又遣陳紀蕭摩訶數寇江北、民不堪役、未幾爲隋所滅、

唐明皇初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後

姚崇秉政澄汰僧尼其法頗峻亦金失性所致

石祥

劉歆曰春秋石言于晉案金石同類亦金不從革失性之應魯昭公八年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曠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時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在絳西臨汾）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驗

秦始皇三十六年石隕東郡民或刻其石曰

始皇死而地分此皆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所致、一曰石陰類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反夷滅其旁民、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秦滅

漢昭帝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聲民視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眭孟曰、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曰、自上下者為權威、應泰山之石墜而下、聖人受

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民俗曰、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寖廣明年誅

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

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隕石于壽光、左氏曰、

隕石星也、劉歆曰庶衆惟星隕於宋者象宋

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

立、干寶曰、孫皓承廢故家得位之應也、或曰、

孫休見立之祥

孫皓天璽元年石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

十餘丈、皓初脩武昌離宮有遷都意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大舉出華里皆飾城郭侵邊境之應未幾吴亡

晉惠帝大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被弑

後趙石虎時濟南平陵城北石獸夜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虎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使朕平蕩江南之應

後齊後主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爲上延以獻帝以爲嘉瑞

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走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閒十餘占石隕者君有危殆後七年帝晏駕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末幾變爲玉案占主者至貴賤將爲貴之象大業末盜賊皆僭名號

煬帝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識者曰千年者身後之意今稱立千年者禍非遠明年被弑

五代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一御明德門宣赦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識者曰石國姓也石氏其

遷乎後果陷虜

玉祥

魯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王子鼂以成周寶圭沈于河冀獲神助明日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時王子鼂篡天位萬民不饗號令不從故有玉變爲石貴將爲賤之驗後二年子鼂奔楚死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

池君、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 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

晉惠帝時、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次眞定時、久雪、當門數丈獨消釋、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表送之爲瑞然、馬無齒則不食、天衰之兆

前趙劉曜時、長安人劉終於終南山崖處得白玉、方尺、有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疊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

剿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兆劉均曰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摧其凶焉玉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摧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而昌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分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分也此言秦將滅以構成趙也噩者歲之次名作噩也言作噩酉年當有敗軍殺將之

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名、元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矅憮然改容、後果如言後齊文宣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案占、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入周、隋祖受周禪焚柴太山告祠之應

唐高宗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十三、一、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辟人間兵役、二、玉雞毛白孝理天下則見、三、穀璧粟粒無雕鐫之迹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西王母白環所在外國歸伏、六、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紅靺鞨大如巨栗、八、瑯玕珠、九、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皇后採桑鉤如箸屈其末、十二、雷公石斧、十三、闕寘之日中白氣連天初

楚州尼曰、眞如、有人接之昇天、天帝曰、下方有災、令第二寶鎭之、即以十三寶付眞如、時肅宗不豫、以爲瑞、乃改元寶應、傳位皇太子

洪範政鑑卷第七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下

金行上

言之不從

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禍三郤其當乎夫郤氏晉之寵人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令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溫季也犯侵也迂夸誕也伐矜尚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

將興焉立亡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晉殺三郤齊殺國佐皆言不從之發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條晉地敵來侵已書戰時而生故取仇怨之義名子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桓叔也千畝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是以政成而民聽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

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爲曲沃伯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卒滅其國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伯廖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弗過之矣、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二歲、必滅亡間一歲、鄭人殺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高子容、齊大夫、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汝齊、晉大夫司馬侯汝齊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穆叔即叔孫穆子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趙孟晉卿趙文子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宣子名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季孫謂季武子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

夕將焉用樹穆叔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孝伯卒

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周景王使其卿劉定公名夏時孟與諸侯會於虢故託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孟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曰趙孟為晉正卿以主諸侯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

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即公子鍼趙孟問

秦君何如、曰無道、孟曰亡乎、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不數世、而弗能敝也、孟曰、天乎其幾何（言當幾時）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謂日之蔭影、趙孟自以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后子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冬、趙孟卒、又五年、秦景公卒

楚公子圍、會盟、（圍楚恭王之子也、爲令尹與齊宋衛陳蔡鄭會于虢）設服離衛、（設服者、設人君之服、二人執戈在前、離列人君之侍衛也）魯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君哉、（穆子、叔孫豹也）伯州犁曰、此行也假之寡君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子羽、公孫揮字也）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晳殺伯有、令又背盟、欲復作亂、子晳、鄭大夫公孫黑、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伯州犁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犁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事成而樂也）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齊子衛大夫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子羽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皆取憂之道也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所言知禍福之類）

晉籍談如周葬穆后（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后）既除喪而燕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謂獻器物）籍談曰諸侯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明器明德之器彝器可寶用之器）晉居深山戎翟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談歸以語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今王樂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王雖弗遂燕樂已早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憖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

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君兩失之後孫于邾遂死於越

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隷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命令專王事此言不從而僭也

章帝建初五年東海六郡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訛言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

蜀後主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巳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

言之不從（和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改元建興亦言之不從也禮國君踰年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誅死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故雖功赫天壤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

之不從也後二年晏駕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大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自遠來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此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不從也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自永熙後王室漸隳天下大壞曾子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晉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號金墉爲永安宮帝尋復位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廢太子覃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嗣

不以勳故雖公旦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令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為國嗣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為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

元帝永昌二年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則死療之以白犬膽為藥自淮泗及京都百姓驚擾皆自云已

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灼之於是翁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裸蟲人類令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膳用武之主帝王之運主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

金合德共除蟲害也宋中興之際敦以腹心受伊吕之任而遂攻京邑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爛及錢鳳沈充逆兵四合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劉遐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謡言首作於淮泗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白犬膽可救之効海西公時庾晞喜爲挽歌自摇大鈴爲唱左右齊和又䜩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果敗

大和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䦨族後王國寶主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之應桓靈寶篡立初改年爲大亨或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靈寶又改年建始與趙王倫同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與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奓恣成俗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旣誅天下尋亦淪喪此僭踰之咎也

梁武陵王紀僭位、建元天正、蕭撝曰、王不克矣、昔桓靈寶年號大亨、以爲二月了、今曰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敗

北齊文宣時、太子商當冠、詔令邢子才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不許、曰、天也、因顧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愼無殺、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而自立、商尋見害

後齊武成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

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終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士開既導帝非道，身又擅權，果爲誅殺。

後主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韓長鸞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滅。

後主既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

位於太子、常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爲守
文亡曰、是年六月、武成晏駕
宣帝在東宮時、不脩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
位、模其痕、大罵曰、死晩也、及改元文爲大象
蕭歸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帝晏駕
梁主蕭琮改元廣運、江陵父老曰運之爲字
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
被拘留不反、梁遂廢
隋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

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上書者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稱非帝王嘉名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嬴者或言楊英反爲嬴殃帝聞不懌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楊氏之殃

煬帝即位年號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苦末也尋而天下喪亡遭荼炭之酷

煬帝常謂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

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彌所不耐至
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議者
以帝惡直言讎諫士其能久乎未幾國亡

僭常陽若

劉向曰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
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京房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
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
除師出過時茲謂曠李奇曰曠怨曠也其旱不生上

下皆蔽玆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玆謂僭顏師古曰緣歷也歷象數而求妃妾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玆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玆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皆魯地奢侈不恤民之効也

釐公二年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通而

殺二君、（慶父、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

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曰、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強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

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七月、初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叔服、周內史也、會葬僖公）毛伯賜命、（毛伯周卿士、賜以命圭爲瑞信）又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公

子遂如齊納幣（納[illegible]幣言[illegible]爲婚於齊）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釐公主大夫始專事（謂季孫行父也）有炕陽之應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内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專盟會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

自戍一日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畔中國而附楚襄公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内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曰、昭公即位、年十九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牟夷

莒大夫也莒怒伐魯叔弓距而敗之昭公得入晉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過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旣敗莒師公乃得去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

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比蒲魯地名晉叔向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慼容不顧親也殆失國乎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先是邾師城翼還經魯地翼邾邑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

人怨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亦動衆之應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

劉歆曰、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

又季氏之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

共譖平子、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齊

漢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絶、時發

民十四萬城長安、城之應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夏、匈奴寇上郡、詔灌

嬰發車騎士八萬擊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

居反使大將軍討之又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三將軍屯京師（河內太守周亞夫次細柳宗正劉禮次霸上祝茲侯徐厲次棘門）皆勞役動衆之應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

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天漢元年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又發三將軍征匈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

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大子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時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之應

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武牙將軍及渡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蓋師出過時之罰也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時崇廣宫府之應也又是春司馬懿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之應

齊王芷始元年二月自去冬至此月不雨時明帝晏駕曹爽轉司馬懿為太傅外示尊崇

實欲事先由己懿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
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
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雨咸以
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時征役煩興
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皓遷都武昌勞役
動衆之應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旱時帝納荀勗邪説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踈上下皆蔽之應又李憙魯芝等並在散職厥德不用之罰十年四月旱時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數十人入殿簡選母子號哭宮中聲聞于外此積陰生陽上縁求妃之應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巳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朂楊駿馮紞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叛解系敗績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時司馬越遣兵入宮殺

中書令繆播等九人皆僭踰之罰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賊
害百姓流血成泥之應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楊州旱先是淳于伯寃
死凡旱三年干寶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永昌元年夏大旱冬又大旱川谷並竭
時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
踰無上故旱尤甚

成帝咸康元年六月天下大旱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時帝以冲弱未親萬機内外之政决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政遂不旱殆其應也

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年亢旱亦舒緩之應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時帝在襁緥褚后臨朝之應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時桓温強恣擅朝僭踰之罰

簡文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桓温陵僭征伐怨苦之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旱時桓温入覲闔朝致拜踰僭之應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時破符堅諸將略地有事徐豫又楊亮趙統攻討巴沔頻有軍役之應

十三年六月旱時北府遣戍胡陸荆州經略

河南郭銓置戍野王勞役之應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冬旱時帝以仁恕
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竊弄
主相威福丘尼乳母親黨婢僕階緣近習臨
部領衆所在多上春録因不以其事辜建康
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借踰不從寛濫之罰
安帝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
恩擾動桓靈寶疑貳迫殺湯仲堪朝廷即授
以荆州任司馬元顯文諷百僚悉使恭己內

外騷動兵革煩興皆陵僭憂愁之應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靈寳肴僭
之應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時帝起兵襄陽平建康連戰勞弊復與魏交
兵不止之應也
陳文帝太建十二年春夏不雨時周師掠淮
北始興王叔陵敗績淮北之地皆没於周之應
東魏孝静天平四年并𢪛汾建諸州大旱人

多流散時齊西魏戰於沙苑敗績之應

武定二年冬三年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

神武大戰芒山死者數萬

後齊文宣天保九年夏大旱時大發卒築長

城四百餘里勞役之應

乾明元年春旱時發卒數十萬築金鳳三臺

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五州旱時發卒築軹關

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中山

隋文帝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勞弊亢陽之應

煬帝天業四年、燕代緣邊諸州旱時發卒百餘萬築長城帝親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之應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八之上

金行下

詩妖

晉獻公時童謡曰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偃以童謡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

也、冬十二月丙子晉師滅虢杜預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里克丕鄭國人不說、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恭、故詩妖作、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

晉文公時、童謠、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跦跦跳行貌求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搖搖裯甫喪勞宋甫以驕杜預曰甫者男子之通號故曰裯甫宋甫也昭公名裯欲去季氏不逆而出故曰喪勞定公名宋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杜預曰昭公生時出奔死以喪歸至

昭公時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及成帝建始二年三月北宮中井泉稍

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滅陽竊有宮室之應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輔政因篡位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涏涏顔師古曰涏涏光澤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時帝爲微行常與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幸之故曰燕燕尾涏涏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顔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

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將尊貴也後遂立爲后賊
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即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之應
又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
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
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
象黃爵巢其顛也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
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欲爲天子

遂破滅賢少病寒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更始時南陽童謡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詩妖作也後更始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

光武建武六年蜀童謡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順帝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
反封侯案順質之際梁冀貪樹疏幼專國號
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清河王雅性聰明
加又屬親立長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召蠡吾
侯遂嗣位幽固于獄暴尸道路返封太尉胡
廣司徒趙戒司空袁湯鄉亭侯之應
桓帝初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
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
爲諸君鼓嚨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俱叛入

蜀抄三輔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
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
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請爲
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又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
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姹女工數
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
有挂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爲政貪也
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

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父爲軍吏子爲卒徒擊之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劉昭曰一徒斥桓帝帝貴任左右參委機政有同因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召正齊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棄世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

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梁下有桂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止我也

又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姓案延熹末鄧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后攝政爲大將軍與陳蕃合心勠力印綬所加咸得

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又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
整嚌嚌復嚌嚌今年尚可後年饒案易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
管霸憎疾英哲與劉囂許詠唐珍等代作脣
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云汝穎南陽止采虛
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
是傳考黄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
羣賢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

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嚌復嚌者京都飲酒相强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也。又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無何桓帝晏駕。使者與解犢侯。即靈帝。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時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乃拜儵泰

山太守令司隷迫殺之朝廷思其功效拔其弟郃司徒此爲合諸也

靈帝末京都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此即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又京師謡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董卓治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擧兵欲誅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横取之矣

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

劉昭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戰鬬無驗名後生放聲者爲時人識者云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無幾天下大亂

獻帝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

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青青、暴盛貌。不得生者、亦旋破亡云。時又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待天下之變。後袁紹攻瓚、大敗、乃縊其妻子自焚。紹兵趣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

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十三年無子遺者言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司馬宣王遼東歸會帝疾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如謠言

齊王嘉平中謠白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王淩令狐愚聞

此謡謀立彪事發淩誅彪死
呉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
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
子堈也鉤絡約帶也及恪死果以葦裏篾束
投之石子堈時公安又有白鼉鳴童謡曰白
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
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
諸葛恪敗弟融鎭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
服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吳平於是九服歸晉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濬先定秣陵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案横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於江東皆如謡言元帝懦而少斷局

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楊后廢黜幽死、折楊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卒、葬街郵亭北、

百姓哀之也武帝諱炎兩火也蘭楊后字時又有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宫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鬢南風賈后字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

又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倫既篡洛中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元帝嗣統司馬越還洛童謠

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
晞將破汲桑
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
由是越惡晞奪其兖州隙難遂構
愍帝初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
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
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案白者晉行坑器
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訇如白坑破

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甈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小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鳳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甈甈甈甈瓦器文小於甈也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

馬死。小馬餓。高山摧石自破。及明帝晏駕。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摧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末。童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帝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鎭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召不入，及薨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晏駕，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扈謙曰，廉者臨也，歌

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
少時。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
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
改年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
生。哀帝尋晏駕。升平五年穆帝上仙。不滿斗。
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
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

者金行，馬者，國族，紫色奪正，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謠云，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百姓歌曰黄曇子曲中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太元末京口謡曰黄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爲劉牢之所敗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

秀息字

庾楷鎭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爲桓靈寶所誅

商仲堪在荆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商當敗，桓當復，未幾，仲堪敗，桓靈寶有荆州

王恭鎭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讁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麤穢其精已去，

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敗復敗。丁寧之辭。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靈寶篡位。義旗

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靈寶宮女及逆黨家子女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靈寶既篡又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靈寶目及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就誅如其期焉

桓靈寶時民謠云征鐘落地桓逆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靈寶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謠下體之詠民口而云落地墜地逆走之言也

司馬元顯時謠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旣以刻亹亹金城中云是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孟顗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唱義諸公多姓劉亹亹美盛貌靈寶得志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靈寶走而諸桓悉誅郎君元顯也

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荻蘆生不止自

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舉兵內伐遂成讎敵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盧龍據廣州人謠曰蘆生漫漫盡天半後據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三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嘆鬬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鬬亦鬬嘆之應時復有謠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

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符堅初，童謠曰，阿堅，連𡘋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羣臣諫堅，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沖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宋泰始末江南始傳種消梨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攸反雍州張恭兒襲江陵殺攸之子元琰

齊武帝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扎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勑原其罪與青溪舊宮時人反之曰舊宮者窮廐也後帝晏駕宮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

句閒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賊
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
武帝起禪靈寺成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
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
永明中宮内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武帝
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爲别食時人以爲分别
之象少時帝晏駕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纖纖詩後句云磊
磊落落玉山崩自此王相薨徂二宫晏駕文

惠又作七言，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和帝禪位。
永明中，虜中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
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
取治病，至有灸瘿者，數日差，鄰人曰病偶自
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間癢，明日瘿還如
故，後梁果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起東田時，反語云，後必有癲童，果
至太孫失位
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擾建武上，及明帝誅

害蕃戚。京師危駭。

東昏侯永元元年。謠曰。洋洋千里流。婁婁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遥光也。遥光夜舉事。垣歷生著烏皮袴褶奔之。跛脚亦遥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又謠云。野豬雖嗃嗃。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

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惠景攻臺頓廣莫門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齊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爲變起後和帝立

崔惠景圍臺城有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

不見、衆皆驚曰幡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惠景敗、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帝講於重雲殿
沙門誌公忽起儛歌樂、須史悲泣賦詩曰樂
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祅
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
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
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淸二
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是五十裏也、太
淸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垂瓠來降、在丹

揚之北子地帝感朱异言納景景之亂始自
戊辰歲至午年帝以憂没十年四月八日誌
公於大會中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
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
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
埀瓠來降則古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
即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洪景爲詩曰夷甫任散
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宫及

大同季公卿唯以談虛爲務侯景作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高祖初童謡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後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是黄班也建康破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後主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曰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檝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及隋伐陳始置營桃葉山下韓擒虎度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為隋師所虜

祥明初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識不久之兆

後齊神武始移都鄴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

與婦毋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即清河王子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孝靜晏駕文宣以后為太原長公主降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新婦子斥后也

魏孝靜武定中童謡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燈澄滅高者齊姓澄文襄名五年神武晏駕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害澄滅之應也

文宣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

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享國十年晏駕廢帝嗣立百餘日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晏駕此其效也明帝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譖死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琅邪王儼執士開送南臺斬之是歲又有童謠

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餻正好十月洗蕩飯笼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鐏但滿酌時穆后母子邪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時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埽帚玉作把淨埽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秖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甥既遜位後諸舅彊盛

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蹄歌曰自知身命

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二年晏駕

隋文帝開皇十年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爲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子相卒十八年秦孝王薨

煬帝大業十一年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賦詩吝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帝因幸江都作詩曰求歸不得去眞成遭箇春烏

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弑即遭春之應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絶帝懼遂無還心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宮丹陽將居焉未就被殺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元感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來襲洛口倉屯兵死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

唐高宗調露中欲封嵩山累草儀注有事不行謡曰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募兵馬傍道打騰騰帝至山下以疾還宫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及神龍中韋后用事鄭愔作桑條歌十篇

龍朔中俗中飲酒令曰子母去離連臺拗倒俗謂盃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及中宗廢於房州之應時里歌有突厥鹽及則天遣閻知微送武延秀使突厥突厥囚延秀立知微爲

可汗挾之入寇

則天如意初，里歌黃麞云，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曹仁師王孝傑將兵百萬討之，大敗於黃麞，契丹乘勝至趙郡

垂拱已後，東都有挈苾兒歌，皆奢艷之詞，後張易之兄弟有內嬖，易之小字挈苾

憲宗元和中，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乃轉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爲盜所害，果元和十

年六月三日

洪範政鑒卷第八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八之下

金行下

毛蟲之孽

魯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曰，毛蟲之孽爲災。劉向曰，麋之言迷也，蓋牝獸。時莊公將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邪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通於二叔，皆誅死。謂慶父縊死，叔牙鴆卒，齊人殺哀姜。幾亡社稷。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

熊左右莫見以問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寤後失國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李固曰臣案京房占君無道害將及人厥災狼食人願覺寤求隱滯狼災息

靈帝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及憲陵畿衛士蔡邕曰政有苛暴則虎食人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

之孽也。識者曰，虎形有虧，金獸失儀，其兆禍也。京房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曰，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隳毀之妖。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作，金受其敗，至元康九年，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七年十一月，四角獸見于河間。王顒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四者四方之象，當有暴

兵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兵作爲亂階之應、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璞曰、此東郡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死、其後吳興徐馥殺、太守袁琇、馥亦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麞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敗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麞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有麈入東海第百姓讙言主入東海第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祠廟畢有兎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兎野物也集宗廟之堂不祥之甚

齊明帝建安四年春當郊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之又有鹿入景皇寢廟皆帝晏駕禪代之應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内方晝有狸鬬欄上獲之及侯景之亂綸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蟄熊至齧綸所乘馬皆

毛蟲之孽也綸尋爲王僧辯所敗爲魏所殺

武帝時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案占野獸羣鳴邑中空虛未幾國破死喪略盡

陳後主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未幾國滅

後魏道武登國中河南有虎七頭卧河側三月去後一年蝗蝝白鹿盡度河北此衞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悉投河中

孝文太和元年五月有狐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行不正之罰

明帝興平二年六月又有狐截人髮民相驚

時靈太后非道之應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

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案占野獸入邑及

王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

魏敗於玉壁神武遇疾

後齊武成武平二年有兎出廟社之中案占

兎入王室其君亡廟者祖宗神室後五歲周

師入鄴後主東奔

武平末并隸諸州多狼食人案占狼貪暴之獸犬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尋爲周軍所滅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爲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所爲漸流至并鄴是歲南安王思起兵北朔直指并州爲官軍所敗

犬禍

魯襄公十七年宋國人逐猘狗猘狂也入於華

臣氏（華臣華元之子）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爲宋卿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欲逐之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公迺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奔亡

漢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祓者除惡之祭）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撠后掖（撠謂拘持之也音戟）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終先是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爲人

彘之報

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雍城門齊門名）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為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并城陽王恭喜）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工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

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京房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惡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時趙王悖惡。與吳楚謀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

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璩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亡

是言不從之罰也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時帝旣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

頭後達爲刺史曹武所殺
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
天下人餓死後果有二胡之孽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犬兵革之占豕北
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
俄而帝沒于胡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
聲求不得旣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取而養之
皆死懋尋爲沈充所害京房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犬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没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而吠、無幾、孫恩擾於吳會

隆安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養之皆死無終後爲桓靈寶所誅滅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爲犬禍也

桓靈寶將拜楚王已設拜席靈寶未及出有狗來便其上靈寶性猜暴無敢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靈寶無德叨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妄據之甚後八十日靈寶敗

後齊文宣天保四年鄴中頓丘並有犬與女

子交詩惡之氣焮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其國

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武成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胥巴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有謀懷貳犬體

後分之應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群聚於野形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案占犬守禦者也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眚白祥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顏師古曰氂者毛之彊曲者）京房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貴人出走天雨毛（又曰天雨毛其國大饑）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蓋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孫盛曰，勞人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征伐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後四年，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時江陵見龍數交戰之應
義熙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明年北埽關洛
梁武帝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垂就而復潰百姓厭役吁嗟滿道

後齊文宣河清元年九月滄州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之應

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時關中旱米粟涌貴之應

木沴金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威烈王諡也即威烈王之祖）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

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朝之寶器，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後三世，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

漢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牡，所以下閉者，亦以鐵爲之，非出竅也。）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京房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

亂臣謀簒谷永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者求子之神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妖明年愍懷廢

孝武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月餘以疾薨。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麟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騏麟將為人所徙，後國亡。

其年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

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臣將爲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唯講佛經談空而已朝綱紊繁令不行言不從之咎

後齊文宣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眭孟曰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韓

建業之徒，皆叛入周

後周明帝建德元年，濮陽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疲弊，失衆心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八之下